



世說新語卷下之下

宋 臨川王義慶 撰

梁 劉孝標 注

排調第二十五

諸葛瑾為豫州遣別駕到臺瑾已見語云小兒知談卿可

與語連往詣恪江表傳曰恪字元遜瑾長子也少有才名發藻岐嶷辯論應機莫與為對孫權

見而奇之謂瑾曰藍田生玉真不恪不與相見後於張

虛也仕吳至太傅為孫峻所害環濟吳紀曰張昭字子布忠別駕喚恪

輔吳坐中相遇正有才義仕吳為輔吳將軍咄咄郎君恪因嘲之曰豫州亂矣何咄咄之有荅曰君

明臣賢未聞其亂恪曰昔唐堯在上四凶在下荅曰非

唯四凶亦有丹朱於是一坐大笑

晉文帝與二陳共車過喚鍾會同載即駛車委去比出已遠既至因嘲之曰與人期行何以遲遲望卿遥遥不至會荅曰矯然懿實何必同羣帝復問會臯繇何如人

荅曰上不及堯舜下不逮周孔亦一時之懿士二陳騫與泰也

會父名繇故以遙遙戲之騫父矯宣帝諱懿泰父羣祖父寔故以此酬之

鍾毓為黃門郎有機警在景王坐燕飲時陳羣子玄伯

武周子元夏同在坐魏志曰武周字伯南沛國竹邑人仕至光祿大夫共嘲毓

景王曰臯繇何如人對曰古之懿士顧謂玄伯元夏曰

君子周而不比羣而不黨孔安國注論語曰忠信為周何黨為比黨助也君子雖眾

不相私助

嵇阮山劉在竹林酣飲王戎後往步兵曰俗物已復來

敗人意魏氏春秋曰時謂王戎未能超俗也王笑曰卿輩意亦復可敗邪

晉武帝問孫皓吳錄曰皓字元宗一名彭祖大皇帝孫也景帝崩皓嗣位為晉所滅封歸命侯

聞南人好作爾汝歌頗能為不皓正飲酒因舉觴勸帝

而言曰昔與汝為鄰今與汝為臣上汝一杯酒今汝壽

萬春帝悔之

孫子荆年少時欲隱語王武子當枕石漱流誤曰漱石

枕流王曰流可枕石可漱乎孫曰所以枕流欲洗其耳

逸土傳曰許由為堯所讓其友巢父責之由乃過清泠水洗耳拭目日向聞貪言負吾之友所以漱

石欲礪其齒

頭責秦子羽云子羽未詳子曾不如太原溫顛潁川荀寓溫顛

世語曰寓少與裴楷王戎杜默俱有名仕晉至尚書范

案臯繇在時作懿繇說文言部繇字下引臯者懿繇許君所傳在文尚書也雖說尚書上傳漢書時作懿繇故曰馬師以戲鍾會非僅取同音也

案武當作或係當作侯三國志前漢傳子侯中丞注引前漢家傳曰侯子侯子寓景侯父引世語云同

世語曰寓少與裴楷王戎杜默俱有名仕晉至尚書范

望辰當作承晉書所系
傳袁守林叔榮陽開封人
陳去周史單三元孫父即范書
附言心業也

靈洪此意亦商多事引此文
十有異同且此本均註若用非
筆前注可互通若引出之
即為作印之好唯作印好

種作時須作類

兩不字俱作弗惟作幅乃
怡字三換幅即怡字個作
帶管以內非馬是帶與載
似叶 皆作百疑誤

人實法本件仁實誤也也字
俱作印卡也耶通用也字如

全作金疑此誤

斷作漢缺作似

一介之下有人字此脫

愛王無以字此誤行

疑作疑 三也字亦當作印

任作已

陽張華士卿劉許晉百官名曰劉許字文生涿鹿郡人
卿按許與張華同范陽人故曰士卿義陽鄒湛河南鄭詡
卿互其辭也宗正卿或曰士卿以文義達仕至侍中詡
首諸公贊曰湛字潤甫新野人以文義達仕至侍中詡
字思淵衆陽開封人為衛尉卿祖泰揚州刺史父褒司
空此數子者或譽與無宮商或廷陋希言語或淹伊多

姿態或謹譁少智諳或口如含膠飴或頭如巾壘杵文
傳曰華為人少威儀多姿態推意此語則此六句還以
日上六人而口如含膠飴則指鄒湛湛蒨麗英博而有
此稱而猶以文采可觀意思詳序攀龍附鳳並登天府
未詳而猶以文采可觀意思詳序攀龍附鳳並登天府
張敏集載頭責子羽文曰余友有秦生者雖有姊夫之
尊少而狎焉同時好曠有太原溫長仁顯穎川荀景伯
寓范陽張茂先華士卿劉文生許南陽鄒潤甫湛河南
鄭思淵詡數年之中繼踵登朝而此賢身處陋巷屢沾
而無善價亢志自若終不衰墮為之慨然又怪諸賢既
已在位曾無伐木嚶鳴之聲甚違王貢彈冠之義故因
秦生容貌之盛為頭責之文以戲之并以嘲六子焉雖
似諧謔實有興也其文曰維秦始元年頭責子羽曰吾

託子為頭萬有餘日矣大塊稟我以精造我以形我為
子植髮膚置鼻耳安眉須插牙齒眸子摘光雙顴隆起
每至出入之間遨遊市里行者辟易坐者踈跽或稱君
侯或言將軍捧手傾側佇立崎嶇如此者故我形之足
偉也子冠冕不戴金銀不佩釵以當笄恰以代幘吉味
弗嘗食粟茹菜喂推園間糞壤汙黑歲莫年過曾不自
悔子厭我於形容我賤子乎意態若此者乎必子行已
之累也子遇我如讐我視子如仇居常不樂兩者俱憂
何其鄙哉子欲為人寶也則當如臯陶后稷巫咸伊陟
保父王家永見封殖子欲為名高也則當如許由子威
卜隨務光洗耳逃祿千歲流芳子欲為遊說也則當如
陳軫蒯通陸生鄧公轉禍為福令辭從容子欲為進趣
也則當如賈生之求試終軍之請使砥礪鋒穎以翰王
事子欲為恬淡也則當如老聃之守一莊周之自逸廓
然離欲志陵雲日則當如子欲為隱遁也則當如榮期之
漁父之澆澗棲遲神丘垂餌巨壑此一介之所以顯身
成名者也今子之情觀子之志退不為於處士進無望於
此愚惑察子之勞形習為常人之所喜不亦過乎於是
子羽愀然深念而對曰凡所教敕謹聞命矣以受性拘
係不聞禮義設以天幸為子所寄今欲使吾為忠也即
當如伍胥屈平欲使吾為信也則當殺身以成名欲使

排調

三

紛欣閱

皇年富既而自洪本行既

以作與

子不似作官不似家當作子

猶下有以字與正字合

得味作一編珠

權中作字權

前中作前

法本作命也夫與子同處

皇國房高夫婦三祿事有難
言人無由測也未有顯對其夫
詔其叔若此即信當高婦市
其淫地尚亦輕於出言其類
類實有在陸盤問太傅左家
夫人以禮弟傳乃據出新機詔
府東安說何足取也 倫當作倫

吾為介節邪則當赴水火以全貞此四者人之所忌故
吾不敢造意頭曰子所謂天刑地網剛德之尤不登山
抱木則寒裳赴流吾欲告爾以養性誨爾以優游而以
蟻益同情不聽我謀悲哉俱寓人體而獨為子頭且擬
人其倫喻子儕偶子不如太原温顯穎川荀寓范陽張
華士卿劉許南陽鄒湛河南鄭詡此數子者或嘗與無
宮商或庭陋希言語或淹伊多姿態或謹諱少智諳或
口如含膠餽或頭如巾壘杵而猶文采可觀意思詳序
攀龍附鳳並登天府夫砥持得車沈淵得珠豈若夫子
徒令唇舌腐爛手足沾濡哉居有事之世而耻為權圖
譬猶鑿池抱糞難以求富嗟乎子羽何異檻中之熊深
奔之虎石間饑蟹寶中之鼠事力雖勤見功甚苦宜其
拳局剪蹙至老無所希也支離其形猶
能不困非命也夫豈與夫子同處也

王渾與婦鍾氏共坐見武子從庭過渾欣然謂婦曰生
兒如此足慰人意婦笑曰若使新婦得配參軍生兒故
可不啻如此王氏家譜口倫字太沖司空穆侯中子司
徒渾弟也醇粹簡遠貴老莊之學用心淡
如也為老子例略周紀年二十餘舉孝廉不行
歷大將軍參軍年二十五卒大將軍為之流涕

荀鳴鶴陸士龍二人未相識俱會張茂先坐張令其語

以其並有大才可勿作常語陸舉手曰雲間陸士龍荀

蒼曰日下荀鳴鶴陸曰既開青雲觀白雉何不張爾弓

布爾矢荀蒼曰本謂雲龍駢駢定是山鹿野麋獸弱弩

彊是以發遲張乃撫掌大笑晉百官名曰荀隱字鳴鶴
穎川人荀氏家傳曰隱祖

昕樂安太守父岳中書郎隱與陸雲在張華坐語互相
反覆陸連受屈隱辭皆美麗張公稱善云世有此書尋

之未得歷太子舍人延尉平蚤卒

陸太尉詣王丞相陸玩已見王公食以酪陸還遂病明日與

王賤云昨食酪小過通夜委頓民雖吳人幾為傖鬼

元帝皇子生普賜羣臣殷洪喬謝曰殷羨已見皇子誕育普

天同慶臣無勲焉而猥頒厚賚中宗笑曰此事豈可使

卿有勲邪

諸葛令王丞相共爭姓族先後王曰何不言葛王而云

王葛令曰譬言驢馬不言馬驢驢寧勝馬邪諸葛恢

劉真長始見王丞相時盛暑之月丞相以腹熨彈棊局

曰何乃淘吳人以冷為淘劉既出人問見王公云何劉曰未見

他異唯聞作吳語耳語林曰真長云丞相何奇止能作吳語及細唾也

王公與朝士共飲酒舉瑠璃盃謂伯仁曰此盃腹殊空

謂之寶器何邪以戲周之無能荅曰此盃英英誠為清徹所以

為寶耳

謝幼輿謂周侯曰卿類社樹遠望之峨峨拂青天就而

視之其根則羣狐所託下聚溷而已謂顯好媒續故荅曰校條

拂青天不以為高羣狐亂其下不以為濁聚溷之穢卿

之所保何足自稱

王長豫幼便和令丞相愛恣甚篤每共圍棊丞相欲舉

行長豫按指不聽丞相笑曰詎得爾相與似有瓜葛蔡邕

曰瓜葛踈親也

明帝問周伯仁真長何如人荅曰故是千斤犗特王公

笑其言伯仁曰不如捲角犗有盤辟之好以戲王也

王丞相枕周伯仁鄒指其腹曰卿此中何所有荅曰此

中空洞無物然容卿輩數百人

干寶向劉真長中興書曰寶字令升新蔡人祖正吳奮武將軍父瑩丹陽丞寶少以博學才器

著稱歷散敘其按神記孔氏志怪曰寶父有嬖人寶母

騎常侍至如葬寶父時因推著藏中經紛欣閣

案玉篇淘虛能切水浪淘也廣韻呼宏切水在解下也集韻水相激聲俱無冷訓說文淘言解韻會引作解言解言以言白有解虎樣切淘即以言聲蓋因與而呼其聲若宏因淘字耳今案下亦無此乃言

十年而母喪開墓其婢伏棺上就視猶煖漸有氣息與還家終日而蘇說寶父常致飲食與之接寢恩情如生家中吉凶輒語之校之悉驗平復數年後劉曰卿可謂方卒寶因作按神記中云有所感起是也

鬼之董狐春秋傳曰趙穿攻晉靈公於桃園趙宣子未出境而復太史書趙盾弑其君宣子曰不然對曰子為正卿不越境反不討賊非子而誰孔子曰董狐古之良史也書法不隱趙盾古之賢大夫也為法受惡

許文思往顧和許顧先在帳中眠許至便徑就牀角枕共語許琰已見既而喚顧共行顧乃命左右取枕上新衣易已體上所著許笑曰卿乃復有行來衣乎

康僧淵目深而鼻高王丞相每調之僧淵曰鼻者面之山管輅別傳曰鼻者天中之山相書曰山目者面之淵山鼻之所在為天中鼻有山象故曰山目者面之淵山不高則不靈淵不深則不清

何次道往瓦官寺禮拜甚勤充崇釋氏甚加敬也阮思曠語之曰

卿志大宇宙尹子曰天地四方曰宇宙往古來今日宙勇邁終古終古往古也楚辭曰

吾不能忍何曰卿今日何故忽見推阮曰我圖數千戶此終古也

郡尚不能得卿迺圖作佛不亦大乎思曠裕也

庾征西大舉征胡既成行止鎮襄陽晉陽秋曰翼率眾入沔將謀伐狄既

至襄陽狄尚彊未可決戰會康帝崩兄冰薨留長子方之守襄陽自馳還夏曰殷豫章與書送

一折角如意以調之豫章殷羨庾荅書曰得所致雖是敗物

猶欲理而用之

桓大司馬乘雪欲獵先過王劉諸人許真長見其裝束

單急問老賊欲持此何作桓曰我若不為此卿輩亦那

得坐談語林曰宣武征還劉尹數十里迎之桓都不語直云垂長衣談清言竟是誰功劉荅曰晉德靈

長功豈在爾二人
說小異故詳載之

諸李野問孫盛卿國史何當成孫云久應竟在公無暇

故至今日褚曰古人述而不作何必在蠶室中漢書曰李陵降

匈奴武帝甚怒太史令司馬遷盛明陵之忠帝以遷為

陵遊說下遷腐刑乃述唐虞以來至于獲麟為史記遷

與任安書曰李陵既生降僕又茸之以蠶室蘇林注曰

腐刑者作密室蓄火時如蠶室舊時平陰有蠶室獄

謝公在東山朝命屢降而不動後出為桓宣武司馬將

發新亭朝士咸出瞻送高靈時為中丞亦往相祖先時

多少飲酒因倚如醉戲曰卿屢違朝旨高臥東山諸人

每相與言安石不肯出將如蒼生何今亦蒼生將如卿

何謝笑而不答高靈已見婦人集載桓玄問王凝之妻

其理云何謝答曰叔太傅先正以無用

為心顯隱為優劣始末正當動靜之異耳

初謝安在東山居布衣時兄弟已有富貴者翁集家門

傾動人物劉夫人戲謂安曰大丈夫不當如此乎謝乃

捉鼻曰但恐不免耳

支道林因人就深公買印山深公荅曰未聞巢由買山

而隱逸士傳曰巢父者堯時隱人山居不營世利年老

以樹為巢而寢其上故號巢父高逸沙門傳曰遁

得深公之言

慙惡而已

王劉每不重蔡公二人嘗詣蔡語良久乃問蔡曰公自

言何如夷甫荅曰身不如夷甫王劉相目而笑曰公何

處不如荅曰夷甫無君輩客

張吳與年八歲虧齒玄之先達知其不常故戲之曰君

口中何為開狗竇張應聲荅曰正使君輩從此中出入

七 紛欣閣

郝隆七月七日出日中仰臥人問其故荅曰我曬書

寮屬名曰隆字佐治汲郡人仕吳至征西參軍

謝公始有東山之志後嚴命屢臻勢不獲已始就桓公

司馬于時人有餉桓公藥草中有遠志公取以問謝此

藥又名小草何一物而有二稱本草曰遠志一名小草謝未

即荅時郝隆在坐應聲荅曰此甚易解處則為遠志出

則為小草謝甚愧色桓公目謝而笑曰郝參軍此過乃

不惡亦極有會

庾園客詣孫監值行見齊莊在外尚幼而有神意庾試

之曰孫安國何在即荅曰庾穉恭家庾大笑曰諸孫大

盛有兒如此又荅曰未若諸庾之翼翼還語人曰我故

案父執盡敬禮有明又入門問諱尤宜致慎而魏晉以來舉此為戲故市井之有吻成賓主之嫌仇趨檢跡閑深堪怨疾而雖馬行莊前亦康效之於後飲其

樂傳為佳談夫子云厚居終日言不存義好行小慧難矣故若此者乃不義之極致小慧之流誤彼後生所宜深戒愛親若不敢惡於人敬親若不敢慢於人斯道也自天子以達於庶人也

勝得重喚奴父名

孫放別傳曰放兄弟並秀異與庾翼子園客同為學生園客少有佳稱因談笑嘲放曰諸孫於今為盛盛監君諱也放即荅曰未若諸庾之翼翼放應機制勝時人仰焉司馬景王陳鍾

諸賢相酬無以踰也

范玄平在簡文坐談欲屈引王長史曰卿助我

范汪別傳曰汪

字玄平潁陽人左將軍路之孫少有不常之志通敏多

識博涉經籍致譽於時歷吏部尚書徐亮二州刺史王曰此非拔山力所能助起歌曰力拔山兮氣蓋世時

不利兮離不逝

郝隆為桓公南齋參軍三月三日會作詩不能者罰酒

三升隆初以不能受罰既飲攬筆便作一句云娥隅躍

清池桓問娥隅是何物荅曰蠻名魚為娥隅桓公曰作詩何以作蠻語隆曰千里投公始得蠻府參軍那得不作

蠻語也

袁羊嘗詣劉恢恢在內眠未起袁因作詩調之曰角枕

榮文茵錦衾爛長筵唐詩曰晉獻公好攻戰國人多喪其詩曰角枕榮兮錦衾爛兮予美

亡此誰與獨劉尚晉明帝女晉陽秋曰恢尚廬主見詩

不平曰袁羊古之遺狂

殷洪遠荅孫興公詩云聊復放一曲劉真長笑其語拙

問曰君欲云那放殷曰榆臘亦放何必其鎗鈴邪殷融

桓公既廢海西立簡文晉陽秋曰海西公諱奕字延齡成帝子也與寧中即位少同

人之疾使官人與左右淫通生子大司馬温自廣陵還姑孰過京都以皇太后令廢帝為海西公侍中

謝公見桓公拜桓驚笑曰安石卿何事至爾謝曰未有

君拜於前臣立於後

郗重熙與謝公書道王敬仁聞一年少懷問鼎郗曇王

史記曰楚莊王觀兵於周郊周定王使王孫滿迎勞楚

王王問鼎大小輕重對曰在德不在鼎莊王曰子無阻

九鼎楚國折鈞之象足以為九鼎也不知桓公德衰為復後生可畏春秋

齊桓公伐楚責苞茅之不貢論語曰後生可畏焉知來者之不如今孔安國曰後生少年

張蒼梧是張憑之祖嘗語憑父曰我不如汝憑父未解

所以蒼梧曰汝有佳兒張蒼梧碑曰君諱鎮字義遠吳國吳人忠恕寬明簡正貞粹泰

安中除蒼梧太守討王憑時年數歲歛手曰阿翁詎宜

以子戲父

習鑿齒孫興公未相識同在桓公坐桓語孫可與習參

軍共語孫云蠢爾蠻荆敢與大邦為讐習云薄伐獫狁

至于太原小雅詩也毛詩注曰蠢動也荆蠻荆之蠻也獫狁北夷也習鑿齒襄陽人孫興公太原人

故因詩以相載也

桓豹奴是王丹陽外生形似其舅桓甚諱之豹奴桓嗣小字中興

書曰嗣字恭祖車騎將軍沖子也少有清譽仕至江州刺史王氏譜曰混字奉正中軍將軍恬子仕至丹陽尹

宣武云不恒相似時似耳恒似是形時似是神桓逾不

說

王子猷詣謝萬林公先在坐瞻矚甚高王曰若林公鬚

髮並全神情當復勝此不謝曰屑齒相須不可以偏亡

春秋傳曰鬚髮何關於神明林公意甚惡曰七尺之軀屑亡齒寒

今日委君二賢

郗司空拜北府南徐州記曰舊徐州都督以東為稱晉氏南遷徐州刺史王舒加北中郎將北

府之號自此起也王黃門詣郗門拜云應變將略非其所長驟

詠之不已郗倉謂嘉賓曰公今日拜子猷言語殊不遜

深不可容倉郗融小字也郗氏譜曰融字景山愔嘉賓

曰此是陳壽作諸葛評蜀志陳壽評曰亮連年動衆而無成功蓋應變將略非其所長

也王隱晉書曰壽字承祚巴西安漢人好學善著述仕至中庶子初壽父為馬謖參軍諸葛亮誅謖髮其父頭

亮子瞻又輕壽故壽撰蜀志以愛憎為評也人以汝家比武侯復何所言

王子猷詣謝公謝曰云何七言詩東方朔傳曰漢武帝在栢梁臺上使羣臣

作七言詩七言子猷承問荅曰昂昂若千里之駒汎汎

若水中之鳧出離騷

王文度范榮期俱為簡文所要范年大而位小王年小

而位大將前更相推在前既移入王遂在范後王因謂

曰簸之揚之稊粃在前范曰洮之汰之沙礫在後王坦之范

啓已見世說是
孫綽習鑿齒言

劉遵祖少為殷中軍所知稱之於庾公庾公甚忻然便

取為佐既見坐之獨榻上與語劉爾日殊不稱庾小失

望遂名之為羊公鶴昔羊叔子有鶴善舞嘗向客稱之

客試使驅來氈毼而不肯舞故稱比之徐廣晉紀曰劉爰之字遵祖沛

郡人少有才學能言理歷中書郎宣城太守

魏長齊雅有體量而才學非所經初宦當出虞存嘲之

曰與卿約法三章談者死文筆者刑商略抵罪魏怡然

而笑無忤於色魏氏譜曰顓字長齊會稽人祖亂處女父說大鴻臚卿顓仕至山陰令漢書曰

沛公入咸陽召諸父老曰天下苦秦苛法久矣今與父老約法三章耳殺人者死傷人及盜抵罪應劭注曰抵

至也但至於罪

郗嘉賓書與袁虎道戴安道謝居士云恒任之風當有

所弘耳以袁無恒故以此激之袁戴謝並已見

范啓與郗嘉賓書曰子敬舉體無饒縱掇皮無餘潤郗

荅曰舉體無餘潤何如舉體非真者范性矜假多煩故

嘲之

二郗奉道二何奉佛皆以財賄謝中郎云二郗諂於道

二何佞於佛中興書曰郗愔及弟曇奉天師道晉陽秋曰何充性好佛道崇修佛寺供給沙門以

百數久在揚州徵役吏民功賞萬計是以為遐邇所譏充弟準亦精勤唯讀佛經營治寺廟而已矣

王文度在西州與林法師講韓孫諸人並在坐林公理

每欲小屈孫興公曰法師今日如著弊絮在荆棘中觸

地挂閣

范榮期見郗超俗情不淡戲之曰夷齊巢許一詣垂名

何必勞神苦形支策據梧邪郗未荅韓康伯曰何不使

遊刃皆虛莊子曰昭文之鼓琴師曠之支策惠子之據

丁為文惠君解數千牛而刀刃若新發於礪文惠君問之庖

年矣所解數千牛而刀刃無厚以無厚

丁曰彼解者有間而刀刃無厚以無厚

簡文在殿上行右軍與孫興公在後右軍指簡文語孫

曰此噉名客簡文顧曰天下自有利齒兒後王光祿作

會稽謝車騎出曲阿祖之王蘊謝王孝伯罷秘書丞在

坐謝言及此事因視孝伯曰王丞齒似不鈍王曰不鈍

頗亦驗謝過夏月嘗仰臥謝公清晨卒來不暇著衣跳出屋外

方躡履問訊公曰汝可謂前倨而後恭戰國策曰蘇秦說惠

妻弊黃金百斤盡大困而歸父母不與言妻不為下機

弟妻不為炊後為從長行過洛陽車騎輜重甚眾秦之昆

謝曰見季子位高而金多秦歎曰一人之身富貴則親

戚畏懼貧賤則輕易

顧長康作殷荊州佐請假還東爾時例不給布馱顧苦

求之乃得發至破冢遭風大敗周祇隆安記曰破冢作賤

與殷云地名破冢真破冢而行人安穩布馱無恙

符朗初過江裴景仁秦書曰朗字元達符堅從兄性宏

慕容冲所圍朗降謝玄用為員外散騎侍郎吏部郎王

弟未朗曰非一狗面人心又一人面狗心者見王吏部郎

而才國寶美而狠故也王道子為設精饌訖問關中之食孰若於此朗曰皆好

世說新語卷之十一

三

分次閣

唯鹽味小生，卽問宰夫，如其言，或人殺雞以食之，則曰：此雞棲桓半露，問之亦驗。又食鷺炙，知白黑之處，咸試而記之，無豪釐之差。著子數十篇，蓋老莊之流也。卽矜高忤物，不容於世，後衆讒而殺之。王咨議大好事，問中國人物及風土所生，終無極已。王氏譜曰：肅之字幼恭，右將軍義之第四子。歷中書郎、驃騎咨議。 卽大患之，次復問奴婢貴賤，則云：謹厚有識中者，乃至十萬，無意爲奴婢，問者止數千耳。

東府客館是版屋，謝景重詣太傅時，賓客滿中，初不交

言，直仰視云：王乃復西戎其屋。秦詩敘曰：襄公備其兵甲以討西戎，婦人閱其

君子故作詩曰：在其版屋，亂我心曲。毛公注曰：西戎之版屋也。 顧長康噉甘蔗，先食尾，問所以，云：漸至佳境。

孝武屬王珣求女，婿曰：王敦桓溫孫，稱之流，既不可復

得，且小如意，亦好豫人家事，酷非所須，正如真長子敬

比最佳，珣舉謝混，後袁山松欲擬謝婚。續晉陽秋曰：山

益州刺史父方平，義興太守山松，歷秘書監，吳國內史孫恩作亂，見害，初帝爲晉陵公主訪婿於王珣，珣舉謝

混云：人才不及真長，不減子敬。帝曰：如此便已足矣。 王曰：卿莫近禁齋。

桓南郡與殷荊州語次，因共作了語，顧愷之曰：火燒平

原無遺燎，桓曰：白布纏棺，豎旒旄，殷曰：投魚深淵，放飛

鳥，次復作危語，桓曰：矛頭漸米，劍頭炊，殷曰：百歲老翁

攀枯枝，顧曰：井上轆轤臥嬰兒，殷有一參軍在坐，云：盲

人騎瞎馬，夜半臨深池，殷曰：咄咄逼人，仲堪眇目故也。

中興書曰：仲堪父嘗疾，患經時，仲堪衣不解帶，數年，自分劑湯藥，誤以藥手拭淚，遂眇一目。

桓玄出射，有一劉參軍與周參軍朋賭，垂成，唯少一破

案晉書顧愷之傳脫顧曰并上句又脫在半字皆誤當據此補

劉謂周曰卿此起不破我當撻卿周曰何至受卿撻劉

曰伯禽之貴尚不免撻而况於卿尚書大傳曰伯禽與康叔見周公三見而

三咎康叔有駭色謂伯禽曰有商子者賢人也與子見

之乃見商子而問焉商子曰南山之陽有木焉名喬二

三子往觀之見喬實高高然而上反以告商子商子曰

喬者父道也南山之陰有木焉名曰梓二子復往觀

焉見梓實晉晉然而俯反以告商子商子曰梓者子道

也二三子明日見周公入門而趨登堂而跪周公拂其

首勞而食之曰爾安見君子乎禮記曰周殊無忤色桓

成王有罪周公則撻伯禽亦其義也周殊無忤色桓

語庾伯鸞曰晉東宮百官名曰庾鴻字伯鸞潁川人庾

鴻仕至輔氏譜曰鴻祖義吳國內史父楷左衛將軍

國內史劉參軍宜停讀書周參軍且勤學問

桓南郡與道曜講老子王侍中為主簿在坐桓曰王主

簿可顧名思義王未荅且大笑桓曰王思道能作大家

兒笑道曜未詳思道王禎之小字也老子

祖廣行恒縮頭詣桓南郡始下車桓曰天甚晴朗祖參

軍如從屋漏中來祖氏譜曰廣字淵度范陽人父台之

案義當作義太尉亮子也
書作會稽內史此據補傳而義本
吳興非國書曰王字不當日左衛將軍
內史也吳興蓋吳國三治
晉書作左將軍輔國內史亦有
設輔國惟有將軍安得有內史

桓玄素輕桓崖崖在京下有桃玄連就求之遂不得

佳者崖桓脩小字續晉陽秋曰脩少玄與殷仲文書以

為嗤笑曰德之休明肅慎貢其楛矢如其不爾籬壁間

物亦不可得也國語曰仲尼在陳有隼集陳侯之庭而

輕詆第二十六

王太尉問眉子汝叔名士何以不相推重眉子已見眉

子曰何有名士終日妄語叔王澄也

庾元規語周伯仁諸人皆以君方樂周曰何樂謂樂毅

邪史記曰樂毅中山人賢而為燕昭王將軍率諸侯伐齊終於趙庾曰不爾樂令耳周

曰何乃刻畫無鹽以唐突西子也列女傳曰鍾離春者齊無鹽之女也其醜

無雙黃頭深目長壯大節鼻昂結喉肥項少髮折腰出

胷皮膚若漆行年三十無所容入街嫁不售乃自詣齊

宣王乞備後宮因說王以四殆王拜為正后吳越春秋

日越王勾踐得山中採薪女子名日西施獻之吳王

深公云人謂庾元規名士胷中柴棘三斗許

庾公權重足傾王公庾在石頭王在冶城坐大風揚塵

王以扇拂塵曰元規塵汗人按王公雅量通濟庾亮之

度裁之器言自息豈或回貳有扇塵之事乎王隱晉書

戴洋傳曰丹陽太守王導問洋得病七年洋曰君侯命

在申為土地之主而於申上治火光昭天此為金火相

燥水相炒以故相害導呼治令奕遜使啓鎮東徙今

東治是也丹陽記曰丹陽治城去宮三里吳時鼓鑄之

所吳平猶不廢又云孫權築冶城為鼓鑄之所既立石

頭大塢不容近立此小城當是徙縣治空城而置冶兩

冶城疑是金陵本治漢高六年令天下縣邑秣陵不應

絕獨王右軍少時甚澀訥在大將軍許王庾二公後來右軍便

起欲去大將軍留之曰爾家司空王丞相元規復何所難

王丞相輕蔡公曰我與安期千里共遊洛水邊何處聞

有蔡充兒晉諸公贊曰充字子尼陳留雍丘人充別傳

尊嚴莫有媒慢於其前者高平劉整有雋才而車服奢

案蘇邑下脫祿字今據漢書補

案充舊書蔡謨傳作充

案晉書作祿邪太守臣據遺史

王丞相輕蔡公曰我與安期千里共遊洛水邊何處聞

三

紛欣閣

遙見甚憐愛之語婢汝出問是誰家兒給使不達旨乃
答云是第四五等諸郎曹氏聞驚愕大恚命車駕將黃
門及婢二十人持食刀自出尋討王公亦遽命駕飛
轡出門猶患牛遲乃以左手攀車闌右手捉塵尾以柄
助御者打牛狼狽奔馳劣得先至蔡司徒聞而笑之乃
故諳王公謂曰朝廷欲加公九錫公知不王謂信然自
敘謙志蔡曰不聞餘物唯聞有短轅犢車長柄塵尾王
大愧後貶蔡曰吾昔與安期千里共在洛水集處不聞
天下有蔡充兒正
忿蔡前戲言耳

褚太傅初渡江嘗入東至金昌亭吳中豪右燕集亭中

謝歆金昌亭詩敘曰余尋師來入經吳行達昌門忽覩
斯亭傍川帶河其榜題曰金昌訪之者老曰昔朱買臣
化漢還為會稽內史逢其逆吏逆旅比舍與買臣爭席
買臣出其印綬羣吏慚服自裁因事建亭號曰金傷失
其字褚公雖素有重名于時造次不相識別敕左右多
義耳褚公雖素有重名于時造次不相識別敕左右多
與茗汁少箸粽汁盡輒益使終不得食褚公飲訖徐舉
手共語云褚季野於是四座驚散無不狼狽

案通鑑盧循造劉裕益
釋宗考慶帝殺江區王義恭
以廣清日晴課之鬼曰綠
德段氏教謂粽皆當作粽
廣韻集韻類篇于祿字者

皆有祿字云案廣韻瓜食
也華庭切粽即糝字今
之小其米齊氏要術引廣州
記益皆子取外皮蜜漬為
糝其字徑作糝胡三省注通
鑑曰角黍蓋誤認為粽蓋
案飯說是也至角廣韻謂以
糝為糝之俗訓云廣韻糝
黍與祿者所謂廣清者迥
不相合世說此處糝字亦足
稱多與若汁而少與以糝
如今案求與茶別設菜果
一二也若作糝則若汁中豈
可若此且古人角黍非中
食之物未聞有以待客者考
本經作作糝益誤矣

王右軍在南丞相與書每歎子姪不令云虎狔虎犢還

其所如虎狔王彭之小字也王氏譜曰彭之字安壽琅邪人祖正尚書郎父彬衛將軍彭之仕至黃門

而頭鬚皓白時人謂之王白鬚少有局榦之稱累遷至

左光祿大夫

褚太傅南下孫長樂於船中視之長樂孫綽言次及劉真長

死孫流涕因諷詠曰人之云亡邦國殄瘁大雅詩毛公注曰殄盡瘁

也褚大怒曰真長平生何嘗相比數而卿今日作此面

向人孫回泣向褚曰卿當念我時咸笑其才而性鄙

謝鎮西書與殷揚州為真長求會稽殷荅曰真長標同

伐異俠之大者常謂使君降階為甚乃復為之驅馳邪

桓公入洛過淮泗踐北境與諸僚屬登平乘樓眺矚中

世說新語卷之六下 輕詆 紛欣閣

原慨然曰遂使神州陸沈百年丘墟王夷甫諸人不得

不任其責八王故事曰夷甫雖居台司不以事物自嬰

當世化之羞言名教自臺郎以下皆雅崇拱

默以遺事為高四海尚寧而識者知其將亂晉陽秋曰

夷甫將為石勒所殺謂人曰吾等若不祖尚浮虛不至

於袁虎率而對曰運自有廢興豈必諸人之過桓公懷

然作色顧謂四坐曰諸君頗聞劉景升不劉鎮南銘曰

陽高平人黃中通理博識多有大牛重千斤噉芻豆十

倍於常牛負重致遠曾不若一羸犛魏武入荊州烹以

饗士卒于時莫不稱快意以况袁四坐既駭袁亦失色

袁虎伏滔同在桓公府桓公每遊燕輒命袁伏袁甚恥

之恒歎曰公之厚意未足以榮國士與伏滔比肩亦何

辱如之

高柔在東甚為謝仁祖所重既出不為王劉所知仁祖

曰近見高柔大自敷奏然未有所得真長云故不可在

偏地居輕在角觶奴角反中為人作議論高柔聞之云我

就伊無所求人向真長學此言者真長曰我寔亦無

可與伊者然遊燕猶與諸人書可要安固安固者高柔

也孫統為柔集敘曰柔字世遠樂安人才理清鮮安行

仁義婚泰山胡母氏女年二十既有倍年之覺而姿

色清惠近是上流婦人柔家道隆崇既罷司空參軍安

固令營宅於伏川馳動之情既薄又愛翫賢妻便有終

焉之志尚書令何充取為冠軍參軍備悅應劉尹江彪王叔虎孫興公同坐江王有相輕色彪以手
命眷戀縹繆不能相舍相贈詩書清婉辛切歛叔虎云酷吏詞色甚彊劉尹顧謂此是瞋邪非特是
醜言聲拙視瞻言江此言非是醜拙似有忿於王也

孫綽作列仙商丘子贊曰所牧何物殆非真豬儻遇風

雲為我龍攄列仙傳曰商丘子晉者商邑人好吹竽牧豕年七十不娶妻而不老問其須要言但

食老木昌蒲根飲水如此便不饑不老耳貴戚富室聞

而服之不能終歲輒止謂將有匿術孫綽為贊曰商丘

卓犖執策吹竽渴飲寒泉飢食菖蒲所時人多以為能

牧何物殆非真豬儻逢風雲為我龍攄

王藍田語人云近見孫家兒作文道何物真豬也

桓公欲遷都以張拓定之業孫長樂上表諫此議甚有

理桓見表心服而忿其為異令人致意孫云君何不尋

遂初賦而彊知人家國事孫綽表諫曰中宗龍飛實賴

胡馬久已踐建康之地江東為豺

狼之場矣綽賦遂初陳止足之道

孫長樂兄弟就謝公宿言至欵雜劉夫人在壁後聽之

具聞其語謝公明日還問昨客何似劉對曰亡兒門未

有如此賓客夫人劉謝深有愧色

簡文與許玄度共語許云舉君親以為難簡文便不復

答許去後而言曰玄度故可不至於此按郗原別傳魏

與羣賢共論曰今有一九藥得濟一人疾而君父俱病

與君邪與父邪諸人紛葩或父或君原勃然曰父子一

本也亦不復難君親相校自

古如此未解簡文請許意

謝萬壽春敗後還書與王右軍云慙負宿願右軍推書

曰此禹湯之戒春秋傳曰禹湯罪已其興也勃焉言禹

敗雖復自咎其可

濟焉故王嘉萬也

蔡伯喈睹踈笛椽孫興公聽妓振且擺折伏滔長笛賦

桓子野有故長笛傳之者老云蔡邕伯喈之所製也初

邕避難江南宿於柯亭之館以竹為椽邕仰舐之曰良

竹也取以為笛音聲獨

絕歷代傳之至於今

王右軍聞大噉曰三祖壽一作

臺

紛吹

樂器虺瓦一作凡帛孫家兒打折

王中郎與林公絕不相得王謂林公詭辯林公道王云

箸臙顏恰綸布單衣挾左傳逐鄭康成車後問是何物

塵垢囊中郎坦之恰帽也裴子曰林公云文度箸臙顏

離塵垢挾左傳逐鄭康成自為高足弟子篤而論之不

孫長樂作王長史誄云余與夫子交非勢利心猶澄水

同此玄味禮記曰君子之交淡若水王孝伯見曰才士不

遜云祖何至與此人周旋

謝太傅謂子姪曰中郎始是獨有千載車騎曰中郎衿

抱未虛復那得獨有中郎謝萬

庾道季詫謝公曰裴郎云謝安謂裴郎乃可不惡何得

為復飲酒庾蘇裴裴郎又云謝安目支道林如九方臯

之相馬略其玄黃取其雋逸支道傳曰道每標舉會宗

或有所漏文字之徒多以為疑謝安石聞而善之曰此

九方臯之相馬也略其玄黃而取其雋逸列子曰伯樂

謂秦穆公曰臣所與共儻繹薪菜者有九方臯此其於

馬非臣之下也公使行求馬反曰得矣牡而黃使人取

之牝而驪公曰毛物牡牝之不知何馬之能知也伯樂

曰若臯之觀馬者天機也得其精亡其麤在其內亡其

外見其所見不見其所不見視其所視遺其所不謝公

視若彼之所相有貴於馬也既而馬果千里足謝公

云都無此二語裴自為此辭耳庾意甚不以為好因陳

案讀畢下當有謝公字

東亭經酒壚下賦讀畢都不下賞裁直云君乃復作裴

氏學於此語林遂廢今時有者皆是先寫無復謝語續

陽秋曰晉隆和中河東裴啓撰漢魏以來迄于今時言

語應對之可稱者謂之語林時人多好其事文遂流行

後說太傅事不實而有人於謝坐敘其黃公酒壚司徒

王珣為之賦謝公加以與王不平乃云君遂復作裴郎

紛欣閣

學自是眾咸鄙其事矣安鄉人有罷中宿縣詣安者安問其歸資荅曰嶺南凋弊唯有五萬蒲葵扇又以非時為滯貨安乃取其中者捉之於是京師士庶競慕而服焉價增數倍旬月無賣夫所好生羽毛所惡成瘡痂謝相一言挫成美於千載及其所與崇虛價於百金上之愛憎與奪可不慎哉

王北中郎不為林公所知乃著論沙門不得為高士論大略云高士必在於縱心調暢沙門雖云俗外反更束於教非情性自得之謂也

人問顧長康何以不作洛生詠荅曰何至作老婢聲洛

書生詠音重濁故云老婢聲

殷顛庾恒並是謝鎮西外孫謝氏譜曰尚長女僧要適庾蘇次女僧韶適殷欲

殷少而率悟庾每不推嘗俱詣謝公謝公熟視殷曰阿

巢故似鎮西巢殷顛小字也於是庾下聲語曰定何似謝公續

復云巢頰似鎮西庾復云頰似足作健不庾氏譜曰恒字敬則祖亮

父蘇恒仕至尚書僕射

舊日韓康伯將肘無風骨說林曰范啓云韓康伯似肉鴨

符宏叛來歸國謝太傅每加接引宏自以有才多好上

人坐上無折之者適王子猷來太傅使共語子猷直執

視良久回語太傅云亦復竟不異人宏大慚而退續晉陽秋

日宏符堅太子也堅為姚萇所殺宏將母妻來投詔賜田宅桓立以宏為將立敗寇湘中伏誅

支道林入東見王子猷兄弟還人問見諸王何如荅曰

見一羣白頸烏但聞喚啞啞聲

王中郎舉許玄度為吏部郎郗重熙曰相王好事不可

使阿訥在坐訥詢小字

王與道謂謝望蔡霍霍如失鷹師永嘉記曰王和之字與道琅琊人祖翼平南將軍父胡之司州刺史和之歷永嘉太守正員常侍望蔡謝竣小字也

桓南郡每見人不快輒嗔云君得哀家梨當復不烝食舊語秣陵有哀仲家梨甚美大如升入口不消釋言愚人不別味得好梨烝食之也

假譎第二十七

魏武少時嘗與袁紹好為游俠觀人新婚因潛入主人

園中夜叫呼云有偷兒賊青廬中人皆出觀魏武乃入

抽刃劫新婦與紹還出失道墜枳棘中紹不能得動復

大叫云偷兒在此紹遑迫自擲出遂以俱免曹瞞傳曰

瞞少好譎詐遊放無度孫盛雜語云武王少好俠放蕩不修行業嘗私入常侍張讓宅中讓乃手戟於庭踰垣而出有絕人力故莫之能害也

魏武行役失汲道軍皆渴乃令曰前有大梅林饒子甘

酸可以解渴士卒聞之口皆出水乘此得及前源

魏武常言人欲危己已輒心動因語所親小人曰汝懷

刃密來我側我必說心動執汝使行刑汝但勿言其使

無他當厚相報執者信焉不以為懼遂斬之此人至死

不知也左右以為實謀逆者挫氣矣曹瞞傳曰操在軍

者曰何如主者云可以小斛足之操曰善後軍中言操欺眾操題其主者背以徇日行小斛盜軍穀遂斬之仍云特當借汝死以厭眾心其變詐皆此類也

魏武常云我眠中不可妄近近便斫人亦不自覺左右

宜深慎此後陽眠所幸一人竊以被覆之因便斫殺自

爾每眠左右莫敢近者

袁紹年少時曾遣人夜以劍擲魏武少下不答魏武揆之其後來必高因帖臥牀上劍至果高按袁曹後由鼎時迹始攜貳自斯以前不聞讐讟有何意故而刺之以劍也

案說文揭息也今作息乃揭之俗

王大將軍既為逆頓軍姑孰晉明帝以英武之才猶相猜憚乃箸戎服騎巴寶馬齎一金馬鞭陰察軍形勢未至十餘里有一客姥居店賣食帝過惕之謂姥曰王敦舉兵圖逆猜害忠良朝廷駭懼社稷是憂故劬勞晨夕用相覘察恐形迹危露或致狼狽追迫之日姥其匿之便與客姥馬鞭而去行敦營區而出軍士覺曰此非常人也敦臥心動曰此必黃須鮮卑奴來命騎追之已覺多許里追士因問向姥不見一黃須人騎馬度此邪姥

曰去已久矣不可復及於是騎人息意而反吳苑曰帝躬往姑孰

敦時晝寢卓然驚悟曰營中有黃頭鮮卑奴來何不縛取帝所生母荀氏燕國人故親類焉

王右軍年減十歲時大將軍甚愛之恒置帳中眠大將

軍嘗先出右軍猶未起須臾錢鳳入屏人論事晉陽秋曰鳳字

世儀吳嘉興尉子也奸慝好利為敦鑑曹參軍知敦有不臣心因進說後敦敗見誅都忘右軍在

帳中便言逆節之謀右軍覺既聞所論知無活理乃剔

吐汗頭面被褥詐孰眠敦論事造半方意右軍未起相

與大驚曰不得不除之及開帳乃見吐唾從橫信其實

孰眠於是得全于時稱其有智按諸書皆云王允之

陶公自上流來赴蘇峻之難令誅庾公謂必戮庾可以

謝峻晉陽秋曰是時成帝在襁褓太后臨朝中書令庾亮以元舅輔政欲以風軌格政繩御四海而峻擁

假讀 紛欣閣

兵近甸為通逃藪亮圖召峻王導十盡並不欲亮曰蘇峻豺狼終為禍亂晁錯所謂削亦反不削亦反遂下優詔以大司農徵之峻怒曰庾亮欲誘殺我也遂克京邑平南溫嶠聞亂號泣登舟遣參軍王愷期推征西陶侃為盟主俱赴京師時亮敗績奔嶠人皆尤而少之嶠愈相崇重分兵以配給之庾欲奔竄則不可欲會恐見執進退無計溫公勸庾詣陶曰卿但遙拜必無害我為卿保之庾從溫言詣陶至便拜陶自起止之曰庾元規何緣拜陶士行畢又降就下坐陶又自要起同坐坐定庾乃引咎責躬深相遜謝陶不覺釋然溫公喪婦從姑劉氏家值亂離散唯有一女甚有姿慧姑以屬公覓婿公密有自婚意答云佳婿難得但如嶠比云何姑云喪敗之餘乞粗存活便足慰吾餘年何敢希汝比卻後少日公報姑云已覓得婿處門地粗可壻

身名宦盡不減嶠因下玉鏡臺一枚姑大喜既婿交禮

女以手披紗扇撫掌大笑曰我固疑是老奴果如所卜

案谷口以下蓋宋人校語既謂其姑必仍溫姓何得云劉宋人疏謬桂如是

按溫氏譜嶠初取高平李暉女中取琅琊王詡女後取廬江何遜女都不聞取劉氏便為虛謬谷口云劉氏政謂其姑爾非指其女姓劉也孝標之注亦未為得玉鏡臺是公為劉越石長史

北征劉聰所得王隱晉書曰建興二年嶠為劉琨假守

陽秋曰聰一名載字立明屠各人父淵因亂起兵死聰嗣業

案父彪亦文彪之誤已見前

諸葛令女庾氏婦既寡誓云不復重出此女性甚正彊無有登車理即庾亮子會妻父彪已見上恢既許江思立婿乃移家

近之初誑女云宜徙於是家人一時去獨留女在後比

其覺已不復得出江郎莫來女與罾彌甚積日漸歇江彪

瞑入宿恒在對牀上後觀其意轉帖彪乃詐厭良久不

案厥俗作麗

世說新語卷下 假讀 三

悟聲氣轉急女乃呼婢云喚江郎覺江於是躍來就之
曰我自是天下男子厭何預卿事而見喚邪既爾相關
不得不與人語女默然而慙情義遂篤葛令之清英江君之茂識必不

皆聖人之正典習蠻夷之穢行康王之言所輕多矣

愍度道人始欲過江與一僧道人為侶謀日用舊義在

江東恐不辦得食便共立心無義既而此道人不成渡

愍度果講義積年名德沙門題目曰支愍度才鑿清出孫綽愍度贊曰支度彬彬好是拔新

俱稟昭見而能越人世重秀異咸競爾珍孤桐嶧陽浮磬泗濱後有僧人來先道人寄

語云為我致意愍度無義那可立舊義者曰種智有是而能圓照然則萬累

斯盡謂之空無常住不變謂之妙有而無義者曰種智之體豁如太虛虛而能知無而能應居宗至極其唯無

乎治此計權救饑爾無為遂負如來也

王文度弟阿智惡乃不翅當年長而無人與婚孫興公

有一女亦僻錯又無嫁娶理因詣文度求見阿智既見

便陽言此定可殊不如人所傳那得至今未有婚處我

有一女乃不惡但吾寒士不宜與卿計欲令阿智娶之

文度欣然而啓藍田云興公向來忽言欲與阿智婚藍

田驚喜既成婚女之頑嚚欲過阿智方知興公之詐阿智

王虔之小字虔之字文將辟州別駕不就娶太原孫綽女字阿區

范立平為人好用智數而有時以多數失會嘗失官居

東陽桓大司馬在南州故往投之桓時方欲招起屈滯

以傾朝廷且立平在京素亦有譽桓謂遠來投己喜躍

非常比入至庭傾身引望語笑歡甚顧謂袁虎曰范公

案范素性極此之遠來自以已事宛温奸志直折其謀進退較然可謂不畏強禦世說乃謂其多數失會又云范以趨時損名未遠者免袁安知其實投桓氏既曰投桓何又辭去此皆編証之言妄污賢者也

且可作太常卿范裁坐桓便謝其遠來意范雖實投桓而恐以趨時損名乃曰雖懷朝宗會有亡兒瘞在此故來省視桓悵然失望向之虛佇一時都盡中興書曰桓溫請范汪為征西長史復表為江州並不就還都因求為東陽太守溫甚恨之汪後為徐州溫北伐令汪出梁國失期溫挾憾奏汪為庶人汪居吳後至姑孰見溫溫語其下曰立平乃來見當以護軍起之汪數日辭歸溫曰卿適來何以便去汪曰數歲小兒喪往年經亂權瘞此境故來迎之事竟去耳溫愈怒之竟不屑意

黜免第二十八

謝暹年少時好著紫羅香囊垂覆手太傅患之而不欲傷其意乃謫與賭得卽燒之暹謝立小子

諸葛玄在西朝少有清譽為王夷甫所重時論亦以擬王後為繼母族黨所讒誣之為狂逆將遠徙友人王夷甫之徒詣檻車與別玄問朝廷何以徙我王曰言卿狂

逆玄曰逆則應殺狂何所徙玄已見

桓公入蜀至三峽中部伍中有得猿子者荆州記曰峽岸連山畧無絕處重巖疊障隱天蔽日常有高猿長嘯屬引清遠漁者歌曰巴東三峽巫峽長猿鳴三聲淚沾裳

其母緣岸哀號行百餘里不去遂跳上船至便卽絕破視其腹中腸皆寸寸斷公聞之怒命黜其人

殷中軍被廢在信安終日恒書空作字揚州吏民尋義

逐之竊視唯作咄咄怪事四字而已晉陽秋曰初浩以中軍將軍鎮壽陽

差姚襄上書歸降後有罪浩陰圖誅之會關中有變符

健死浩偽率軍而行云修復山陵襄前驅恐遂反軍至

山桑聞襄將至棄輜重馳保譙襄至據山桑焚其舟實至壽陽畧流民而還浩士卒多叛征西溫乃上表黜浩撫軍大將軍奏免浩除名為民浩馳還謝罪既而遷于東陽信安縣

室椅當讀作持此謂以若夫之也

世說新語卷下

桓公坐有參軍椅，烝薤不時解，共食者又不助，而椅終不放。舉坐皆笑。桓公曰：「同盤尚不相助，况復危難乎？」勅令免官。

殷中軍廢後，恨簡文曰：「上人箸百尺樓上，儋梯將去。」續陽秋曰：「浩雖廢黜，夷神委命，雅詠不輟。雖家人不見其有流放之戚，外生韓伯始隨至徙所。周年還都，浩素愛之，送至水側，乃詠曹顏遠詩曰：『富貴它人合，貧賤親戚離。』因泣下，其悲見于外者，唯此一事而已。則書空去梯之言，未必皆實也。」

鄧竟陵免官後，赴山陵，過見大司馬桓公公，問之曰：「卿何以更瘦？」大司馬察屬名曰鄧遐，字應玄，陳郡人。平南將軍岳之子，勇力絕人，氣蓋當世。時人方之樊噲，為桓溫參軍，數從溫征伐，歷竟陵太守。枋頭之役，溫既懷恥，忿且憚，遐因免。遐官病卒。鄧曰：「有愧於叔達，不能不恨於破甑。」郭林宗別傳曰：『鉅鹿孟敏，字叔達，敦朴質直，客居太

原雜處凡俗，未有所名。嘗至市買餅，荷簷墮地，壞之。徑去，不顧。適遇林宗見而異之，因問曰：『壞餅可惜，何以不顧？』客曰：『既已破，視之何益？』林宗賞其介決，因以知其德性，謂必為美士，勸令讀書遊學。十年遂知名，三府並辟不就。東夏以為美賢。

桓宣武既廢太宰父子，仍上表曰：「應割近情，以存遠計。若除太宰父子，可無後憂。」簡文手荅表曰：「所不忍言，况過於言。」宣武又重表辭轉苦切。簡文更荅曰：「若晉室靈長，明公便宜奉行此詔，如大運去矣。」請避賢路。桓公讀詔，手戰流汗於此，乃止。太宰父子遠徙新安。

司馬瞻傳曰：『瞻字道升，元帝第四子，初封武陵王，拜太宰，少不好學，尚武凶恣。時太宗輔政，瞻以宗長，不得執權，常懷憤慨。欲因桓溫入朝，殺之。太宗即位，新蔡王晃首辭引與瞻及子綜謀逆。有司奏瞻等斬刑，詔原之。徙新安。瞻未敗，四五年中，喜為挽歌，歌舞離別之辭，其聲甚悲。後果徙新安，作新安人歌，舞離別之辭，其聲甚悲。後果徙新安。』

世說新語卷下 點免 紛次閱

桓玄敗後殷仲文還為大司馬咨議意似二三非復往

日大司馬府聽前有一老槐甚扶踈殷因月朔與眾在

聽視槐良久嘆曰槐樹婆娑無復生意晉安帝紀曰桓玄敗殷仲文歸

京師高祖以其衛從二后且以大信宣令引為鎮軍長史自以名輩先達位遇至重而後來謝混之徒皆疇昔

之所附也今此肩同列常快然自失後果徒信安

殷仲文既素有名望自謂必當阿衡朝政忽作東陽太

守意甚不平晉安帝紀曰仲文後為東陽愈憤怨乃與桓亂謀反遂伏誅仲文嘗照鏡不見頭俄

而難及之郡至富陽慨然嘆曰看此山川形勢當復出

一孫伯符孫策富春人故及此而嘆

儉齋第二十九

和嶠性至儉家有好李王武子求之與不過數十王武

子因其上直率將少年能食之者持斧詣園飽共噉畢

伐之送一車枝與和公問曰何如君李和既得唯笑而

已晉諸公贊曰嶠性不通漁家富擬王公而至儉將有犯義之名語林曰嶠諸弟往園中食李而皆計核責

錢故嶠婦弟王濟伐之也

王戎儉吝其從子婚與一單衣後更責之王隱晉書曰戎性至儉不

能自奉養財不出外天下人謂為膏肓之疾

司徒王戎既貴且富區宅僮牧膏田水碓之屬洛下無

比契疏鞅掌每與夫人燭下散籌算計晉諸公贊曰戎性簡要不治儀

望自遇甚薄而產業過豐論者以為合輔之望不重王隱晉書曰戎好治生園田周徧天下翁媪二人常以象

牙籌晝夜算計家資晉陽秋曰戎多殖財賄常若不足或謂戎故以此自晦也戴逵論之曰王戎晦然於危亂

之際獲免憂禍既明且哲於是在矣或曰大臣用心豈其然乎逵曰運有險易時有昏明如子之言則遠安季

札之徒皆負責矣自古而觀豈一王戎也哉

王戎有好李賣之恐人得其種恒鑽其核

王戎女適裴頡貸錢數萬女歸戎色不說女遽還錢乃

釋然

衛江州在尋陽永嘉流人名曰衛展字道錕河東安邑人祖列彭城護軍父韶廣平令展光熙

初除鷹揚將軍江州刺史有知舊人投之都不料理唯餉王不留行

一斤此人得餉便命駕本草曰王不留行生太山李弘治金瘡除風久服之輕身李弘

範聞之曰家舅刻薄乃復驅使草木中與書曰李軌字弘範江夏人仕至

尚書郎按軌劉氏之甥此應弘度非弘範也

王丞相儉節帳下甘果盈溢不散涉春爛敗都督白之

公令舍去曰慎不可令大郎知也王悅也

蘇峻之亂庾太尉南奔見陶公陶公雅相賞重陶性儉

及食噉蔗庾因留白陶問用此何為庾云故可種於

是大嘆庾非唯風流兼有治實

郝公大聚歛有錢數千萬嘉賓意甚不同常朝旦問訊

郝家法子弟不坐因倚語移時遂及財貨事郝公曰汝

正當欲得吾錢耳迺開庫一日令任意用郝公始正謂

損數百萬許嘉賓遂一日乞與親友周旋畧盡郝公聞

之驚怪不能已已中興書曰超少卓犖而不羈有曠世之度

汰侈第三十

石崇每宴客燕集常令美人行酒客飲酒不盡者使黃

門交斬美人王丞相與大將軍嘗共詣崇丞相素不能

案石崇王敦傳以此為王性事

愷雖暴不至此也

飲輒自勉彊至於沈醉每至大將軍固不飲以觀其變已斬三人顏色如故尚不肯飲丞相讓之大將軍曰自

殺伊家人何預卿事下德晉書曰石崇為荊州刺史劫奪殺人以致巨富王丞相德音記

日丞相素為諸父所重王君夫問王敦聞君從弟佳人又解音律欲一作妓可與共來遂往吹笛人有小忘君夫聞使黃門階下打殺之顏色不變丞相還曰

石崇廁常有十餘婢侍列皆麗服藻飾置甲煎粉沈香

汁之屬無不畢備又與新衣箸令出客多羞不能如廁

王大將軍往脫故衣箸新衣神色傲然羣婢相謂曰此

客必能作賊語林曰劉實詣石崇如廁見有絳紗帳大

武帝嘗降王武子家武子供饌並用瑠璃器婢子百餘

人皆綾羅綺襪以手擎飲食蒸狔肥美異於常味帝怪

而問之答曰以人乳飲狔帝甚不平食未畢便去王石

所未知作襪一作襪

王君夫以粉糝澳釜石季倫用蠟燭作炊君夫作紫絲

布步障碧綾裏四十里石崇作錦步障五十里以敵之

石以椒為泥王以赤石脂泥壁晉諸公贊曰王愷字君

無檢行而少以才力見名有在公之稱既自以外戚晉氏政寬又性至豪舊制鳩不得過江為其羽櫟酒中必

殺人愷為翊軍時得鳩於石崇而養之其大如鷲喙長尺餘純食蛇虺司隸奏按愷崇詔悉原之即燒於都街愷肆其意色無所忌憚為後軍將軍卒諡曰醜

石崇為客作豆粥咄嗟便辦恒冬天得韭萍菹又牛形

狀氣力不勝王愷牛而與愷出遊極晚發爭入洛城崇

世說新語卷之三 汰侈 七 紛欣閣

牛數十步後迅若飛禽愷牛絕走不能及每以此三事
為搯腕乃密貨崇帳下都督及御車人問所以都督曰
豈至難煮唯豫作熟末客至作白粥以投之韭萍螯是
搗韭根雜以麥苗爾復問馭人牛所以駛馭人云牛本
不遲由將車人不及制之爾急時聽偏轅則駛矣愷悉
從之遂爭長石崇後聞皆殺告者晉諸公贊曰崇性好
俠與王愷競相誇衍
也

王君夫有牛名八百里駿常瑩其蹄角王武子語君夫
我射不如卿今指賭卿牛以千萬對之君夫既恃手快
且謂駿物無有殺理便相然可令武子先射武子一起
便破的卻據胡牀叱左右速探牛心來須臾炙至一臠

便去相牛經曰牛經出寧戚傳百里奚漢世河西薛公
得其書以相牛千百不失本以負重致遠未服輜
輶故文不傳至魏世高堂生又傳以與晉宣帝其後王
愷得其書焉臣按其相經云陰虹屬頸千里注曰陰虹
者雙筋白尾骨屬頸寧戚所飯者也愷之牛其亦有陰
虹也寧戚經曰極頭欲得高百體欲得緊大賺踈助難
齡齡龍頭突目好跳又角欲
得細身欲促形欲得如卷

王君夫嘗責一人無服餘租因直內箸曲閣重閨裏不
聽人將出遂饑經日迷不知何處去後因緣相為垂死
迺得出

石崇與王愷爭豪並窮綺麗以飾輿服續文章志曰崇
資產累巨萬金

宅室輿馬僭擬王者庖膳必窮水陸之珍後房百數皆
曳紈綺珥金翠而絲竹之藝盡一世之選築榭開沼礮
極人巧與貴戚爭秀王愷之徒競相高以侈靡
而崇為居最之首秀等每愧羨以為不及也
武帝愷
之甥也每助愷嘗以一珊瑚樹高二尺許賜愷枝柯扶

疎世罕其比愷以示崇崇視訖以鐵如意擊之應手而碎愷既惋惜又以為疾已之寶聲色甚厲崇曰不足恨

今還卿乃命左右悉取珊瑚樹有三尺四尺條幹絕世光彩溢目者六七枚如愷許比甚眾愷惘然自失南州異物

志曰珊瑚生大秦國有洲在漲海中距其國七八百里名珊瑚樹洲底有盤石水深二十餘丈珊瑚生於石上初生白軟弱似菌國人乘大船載鐵網先沒在水下一年便生網日中其色尚黃枝柯交錯高三四尺大者圍尺餘三年色赤便以鐵鈔發其根繫鐵網於船絞車舉網運裁鑿恣意所作若過時不鑿使枯索蟲蠹其大者輸之王府細者賣之廣志曰珊瑚大者可為車軸

王武子被責移第北印下晉諸公贊曰濟與從兄恬不官吏不時下道濟於車前鞭之有司奏免官論者以于濟為不長者尋轉太僕而王恬已見委任濟遂斥外于時人多地貴濟好馬射買地作埒編錢匝地竟埒時人

號曰金溝溝一作埒

石崇每與王敦入學戲見顏原象家語曰顏回字子淵魯人少孔子二十九

歲而髮白三十二歲而髮死原憲已見而嘆曰若與同升孔堂去人何必有

間王曰不知餘人云何子貢去卿差近史記曰端木賜字子貢衛人嘗

相魯家累千金終於齊石正色云士當令身名俱泰何至以鑿牖

語人為巨擘

彭城王有快牛至愛惜之朱鳳晉書曰彭城穆王權字子輿宣帝弟植子太始元年

封王太尉與射賭得之彭城王曰君欲自乘則不論若

欲噉者當以二十肥者代之既不廢噉又存所愛王遂

殺噉

王右軍少時在周侯未坐割牛心噉之於此改觀俗以牛心

世說新語卷之六
為貴故義
之先食之

忿狷第三十一

魏武有一妓聲最清高而情性酷惡欲殺則愛才欲置
則不堪於是選百人一時俱教少時還有一人聲及之
便殺惡性者

王藍田性急嘗食雞子以筋刺之不得便大怒舉以擲
地雞子於地圓轉未止仍下地以屐齒碾之又不得碾
甚復於地取內口中齧破即吐之王右軍聞而大笑曰
使安期有此性猶當無一豪可論况藍田邪中興書曰
述清貴簡

正少所推屈唯以性急為累
安期述父也有名德已見
王司州嘗乘雪往王螭許王胡之王恬並已
見恬小字螭虎司州言氣

少有牴逆於螭便作色不夷司州覺惡便輿牀就之持

其臂曰汝詎復足與老兄計按王氏譜胡之
是恬從祖兄螭撥其手

曰冷如鬼手馨彊來捉人臂

桓宣武與袁彥道樗蒲袁彥道齒不合遂厲色擲去五

木温太真云見袁生遷怒知顏子為貴論語曰哀公問
弟子孰為好學

孔子曰有顏回者好學不遷
怒不貳過不幸短命死矣

謝無奕性麤彊以事不相得自往數王藍田肆言極罵

王正色面壁不敢動半日謝去良久轉頭問左右小吏

曰去未荅云已去然後復坐時人嘆其性急而能有所

容

王令詣謝公值習鑿齒已在坐當與併榻王徒倚不坐

案上時當作上明下上明亦
上明之誤晉宋五行志皆作上
明上明若荆州地名也卷下之
上樓逸篇劉之驕見荆州刺史
桓冲比至上明宋書州郡志荆
州刺史桓冲始治上明今湖北
荆州府松滋縣有上明故城

公引之與對榻去後語胡兒曰子敬實自清立但人爲
爾多矜咳殊足損其自然劉謙之晉紀曰王獻之性甚整峻不交非類

王大王恭嘗俱在何僕射坐中典書曰何澄字子玄清正有器望歷尚書左僕射

恭時爲丹陽尹大始拜荆州靈鬼志謠微曰初桓石民爲荆州鎮上時民忽欲黃

曇曲曰黃曇英揚州大佛來上朋少時石民死王忱爲荆州佛大忱小字也訖將乘之際大

勸恭酒恭不爲飲大逼彊之轉苦便各以帛帶繞手恭

附近千人悉呼入齋大左右雖少亦命前意便欲相殺

何僕射無計因起排坐二人之間方得分散所謂勢利

之交古人羞之

桓南郡小兒時與諸從兄弟各養鷺共鬪南郡鷺每不

如甚以爲忿迺夜往鷺欄間取諸兄弟鷺悉殺之既曉

家人咸以驚駭云是變怪以白車騎車騎曰無所致怪

當是南郡戲耳問果如之

讒險第三十二

王平子形甚散朗內實勁俠鄧粲晉紀云劉琨嘗謂澄以此處世難得其死澄默然無以荅後

果爲王敦所害劉琨聞之曰自取死耳

袁悅有口才能短長說亦有精理始作謝玄參軍頗被

禮遇後丁艱服除還都唯齋戰國策而已語人曰少年

時讀論語老子又看莊易此皆是病痛事當何所益邪

天下要物正有戰國策既下說司馬孝文王大見親待

幾亂機軸俄而見誅袁氏譜曰悅字元禮陳郡陽夏人父朗給事中仕至驃騎咨議太元

中悅有寵於會稽王每勸專覽朝權王頗納其言王恭聞其說言於孝武乃託以它罪殺悅於市中既而服黨

案考文帝作文帝晉書作文帝

讒險第三十二 紛欣閣

案晉書王雅傳東海郡人魏
將軍蕭之曾孫茂建作茂建

案太傅當作太子少傅晉書
會稽王道子顧太子少傅以雅
為太子少傅

同異之聲播
於朝野矣

孝武甚親敬王國寶王雅雅別傳曰雅字茂建東海上人少知名晉安帝紀曰雅之

為侍中孝武甚信而重之王珣王恭特以地望見禮至於親幸莫及雅者上每置酒燕集或召雅未至上不先舉觴時議謂珣恭宜傳東宮而雅以寵幸超授太傅尚書左僕射雅薦王珣於帝帝欲

見之嘗夜與國寶雅相對帝微有酒色令喚珣垂至已

聞卒傳聲國寶自知才出珣下恐傾奪要寵因曰王珣

當今名流陛下不宜有酒色見之自可別詔也帝然其

言心以為忠遂不見珣

王緒數讒殷荊州於王國寶殷甚患之求術於王東亭

曰卿但數詣王緒往輒屏人因論它事如此則二王之

好離矣殷從之國寶見王緒問曰此與仲堪屏人何所道

緒云故是常往來無它所論國寶謂緒於已有隱果情

好日踈讒言以息按國寶得寵於會稽王由緒獲進同惡相求有如市賈終至誅夷會不攜

貳豈有仲堪微間而成離隙

尤悔第三十三

魏文帝忌弟任城王驍壯因在卞太后閣共圍碁並噉

棗文帝以毒置諸棗帶中自選可食者而進王弗悟遂

雜進之既中毒太后素水救之帝預救左右毀餅罐太后徒

跣趨井無以汲須臾遂卒魏略曰任城威王彰字子文太祖卞太后第二子性剛勇

而黃須北討代郡獨與麾下百餘人突虜而走太祖聞曰我黃須兒可用也魏志春秋曰黃初三年彰來朝初

彰問璽綬將有異志故來朝復欲害東阿太后曰汝已不即得見有此忿懼而暴薨

殺我任城不得復殺我東阿魏志方伎傳曰文帝問占夢周宣吾夢磨錢文欲滅

案有蓋用字之誤

而愈更明何謂宣悵然不對帝固問之宣曰陛下家事雖欲爾而太后不聽是以欲滅更明耳帝欲治弟植之罪逼於太后但加殿爵

王渾後妻琅邪顏氏女王時為徐州刺史交禮拜訖王將荅拜觀者咸曰王侯州將新婦州民恐無由荅拜王

乃止武子以其父不荅拜不成禮恐非夫婦不為之拜謂為顏妾顏氏恥之以其門貴終不敢離婚姻之禮人

一不拜而遂為妾媵者乎世說之言於是乎紕繆

陸平原河橋敗為盧志所讒被誅王隱晉書曰成都王

為都督前鋒諸軍事機別傳曰成都王長史盧志與機弟雲趣舍不同又黃門孟玖求為邯鄲令於穎穎教付雲雲時為左司馬曰刑餘之人不可以君民玖聞此怨致穎乃使牽秀斬機先是夕夢黑幔繞車手決不開惡之明日秀兵奄至機解戎服著衣帽見秀容貌自若遂

見害時年四十三軍士莫不流涕是日天地霧合大風折木平地尺雪千寶晉紀曰初陸抗誅步闡百口皆盡有識尤之及機雲臨刑歎曰欲聞華亭鶴唳可復得乎

見害三族無遺入王故事曰華亭吳山拳縣郊外墅也有清泉茂林吳平後陸機兄弟共遊於此十餘年語林曰機為河北都督聞警角之聲謂孫丞曰聞此不

如華亭鶴唳故臨刑而有此嘆劉琨善能招延而拙於撫御一日雖有數千人歸投其

逃散而去亦復如此所以卒無所建鄧粲晉紀曰琨為

率戎旅而內不撫其民遂至喪軍失士無成功也敬徽按琨以永嘉元年為并州于時晉陽空城寇盜四攻而能收合士眾抗行淵勒十年之中敗而能振不能撫御其得如此乎凶荒之日千里無煙豈一日有數千人歸之若一日數千人去之又安得一紀之間以對大難乎

王平子始下丞相語大將軍不可復使羗人東行平子

面似羗按王澄自為王敦所害丞相名德豈應有斯言也

案敬徽不知何人墮淚

世說新語卷之六 尤悔 紛欣閣

王大將軍起事丞相兄弟詣闕謝周侯深憂諸王始入甚有憂色丞相呼周侯曰百口委卿周直過不應既入苦相存救既釋周大說飲酒及出諸王故在門周曰今年殺諸賊奴當取金印如斗大繫肘後大將軍至石頭問丞相曰周侯可為三公不丞相不荅又問可為尙書令不又不應因云如此唯當殺之耳復默然逮周侯被害丞相後知周侯救己嘆曰我不殺周侯周侯由我而死幽冥中負此人虞預晉書曰敦克京邑參軍呂漪說敦曰周顛戴淵皆有名望足以惑眾視近日之言無慙懼之色若不除之役將未歇也敦即然之遂害淵顛初漪為臺郎淵既上官素有高氣以漪小器待之故售其說焉

王導溫嶠俱見明帝帝問溫前世所以得天下之由溫

未荅頃王曰溫嶠年少未諳臣為陛下陳之王廼具叙

宣王創業之始誅夷名族寵樹同已及文王之末高貴

鄉公事宣王創業誅曹爽任蔣濟之流者是也高貴鄉公之事已見上明帝聞之覆面

箸牀曰若如公言祚安得長

王大將軍於家坐中曰諸周由來未有作三公者有人

荅曰唯周侯邑五馬領頭而不克大將軍曰我與周洛

下相遇一面頓盡值世紛紜遂至於此因為流涕鄧粲

曰王敦參軍有於敦坐構蒲臨當成都馬頭被殺因謂

似不官此馬敦慨然流涕曰伯仁總角時與於東宮相

深言何能盡

溫公初受劉司空使勸進母崔氏固駐之嶠絕裾而去

案詳李本作昨是也古無

案色疑已字之誤

案晉書顛傳作駭生有

宣帝言孔愉傳云和愉為司徒
長史以平如將軍臨嶠子之遺配
不葬乃不過其品至蘇峻平而
始有重功愉往石頭指嶠執
手流涕曰天下是亂也考道廢
能得若人之節處寒不凋若惟
一人耳時人感德居若重愉
三守正

温氏譜曰嶠父禕 迄於崇貴鄉品猶不過也每爵皆發
娶清河崔參女 詔虞預晉書曰元帝即位以温嶠為散騎侍郎嶠以母
有異同故不拜其令 詔亡逼賊不得往臨葬固辭詔曰嶠以未葬朝議又頗
入坐議吾將折其衷

庾公欲起周子南子南執辭愈固庾每詣周庾從南門

入周從後門出庾嘗一往奄至周不及去相對終日庾

從周索食周出蔬食庾亦彊飯極歡并語世故約相推

引同佐世之任既仕至將軍二千石尋陽記曰周邵字

隱於尋陽廬山庾亮臨江州聞釋周之風東帶躡履而

詣焉聞庾至轉避之亮後密往值邵彈鳥於林因前與

語還便云此人可起即拔為鎮蠻護軍西陽太守其集

載與邵書曰西陽一郡戶口差實非履道真純何以鎮

其流遁詢之朝野僉曰足下而不稱意中宵慨然曰大

今具上表請足下臨之無讓丈夫乃為庾元規所賣一嘆遂發背而卒

既思曠奉大法敬信甚至大兒年未弱冠忽被篤疾阮

譜曰曠字彥倫裕長子也仕至州主簿 兒既是偏所愛重為之祈請三寶

晝夜不懈謂至誠有感者必當蒙祐而兒遂不濟於是

結恨釋氏宿命都除以阮公智識必無此弊脫此非謬

何其感歟夫文王期盡聖子不能駐其年釋種誅夷神力無以延其命故業有定限報不

可移若請禱而望其靈匪驗而忽其道固陋之徒耳豈

可以言神明之智者哉 桓宣武對簡文帝不甚得語廢海西後宜自申叙乃豫

撰數百語陳廢立之意既見簡文簡文便泣下數十行

宣武矜愧不得一言 桓公臥語曰作此寂寂將為文景所笑既而屈起坐曰

既不能流芳後世亦不足復遺臭萬載邪續晉陽秋曰

桓温既以雄

武尊朝任兼將相其不臣之心形于音迹曾臥對觀
僚撫枕而起曰為爾寂寂為文景所笑象莫敢對

謝太傅於東船行小人引船或遲或速或停或待又放

船從橫撞人觸岸公初不呵譴人謂公常無嗔喜曾送

兄征西葬還征西謝賽日莫雨駛小人皆醉不可處分公乃

於車中手取車柱撞馭人聲色甚厲夫以水性沈柔入

隘奔激方之人情固知迫隘之地無得保其夷粹孟子

水決之東則東決之西則西搏而躍之可使過激而

行之可使在山豈水之性哉人可使為不善性亦猶是

也簡文見田稻不識問是何草左右答是稻簡文還二日

不出云寧有賴其末而不識其本文公種菜曾子牧羊

此言必虛

桓車騎在上明收獵東信至傳淮上大捷語左右云羣

謝年少大破賊因發病薨談者以為此死賢於讓揚之

荆續晉陽秋曰桓沖本以將相異宜才用不同付己德

量不及謝安故解揚州以讓安自謂少經軍鎮及為

荆州聞符堅自出淮肥深以根本為慮遣其隨身精兵

三千人赴京師時安已遣諸軍且欲外示閒暇因令沖

軍還沖大驚曰謝安乃有廟堂之量不閑將畧吾量賊

必破襄陽而并力淮肥今大敵果至方遊談示暇遣諸

不經事年少而實寡弱天下誰知吾

其左衽矣俄聞大勲克舉慚慨而薨

桓公初報破殷荆州周祗隆安記曰仲堪以人情注於

僧憊齋寶物遺相王寵幸媒尼左曾講論語至富與貴

案曹當作會

孔安國注曰不以其道得富貴則仁者不

處立意色甚惡

紕漏第三十四

紕漏第三十四

長

紛欣閣

王敦初尚主敦尚武帝女舞陽公主字脩禕如廁見漆箱盛乾棗本以塞鼻王謂廁上亦下果食遂至盡既還婢擎金澡盤盛水瑠璃盥盛澡豆因倒箸水中而飲之謂是乾飯羣婢莫不掩口而笑之

元皇初見賀司空言及吳時事問孫皓燒鋸截一賀頭

是誰司空未得言元皇自憶曰是賀劭劭即孫父也皓凶暴驕矜劭上

書切諫皓深恨之親近憚劭貞正潛云諫毀國事被詰責後還復職劭中惡風口不能言語皓疑劭託疾收付

酒藏考掠千數卒無一言鋸殺之司空流涕曰臣父遭遇無道創巨痛

深無以仰荅明詔禮記創巨者其日久痛深者其愈遲元皇愧慙三日不

出

蔡司徒渡江見彭蠡大喜曰蟹有八足加以二螯令烹

之既食吐下委頓方知非蟹後向謝仁祖說此事謝曰

卿讀爾雅不熟幾為勸學死大戴禮勸學篇曰蟹二螯八足非蛇蠶之充無所寄託者用心躁也故蔡邕為勸學章取義焉爾雅曰蝟蟻

小者勞即彭蠡也似蟹而小今彭蠡小於蟹而大於彭蠡即爾雅所謂蝟蟻也然此三物皆八足二螯而狀甚相類蔡謨不精其小大食而致弊故謂讀爾雅不熟也

任育長年少時甚有令名武帝崩選百二十挽郎一時

之秀彥育長亦在其中王安豐選女婿從挽郎按其勝

者且擇取四人任猶在其中童少時神明可愛時人謂

育長影亦好自過江便失志王丞相請先度時賢共至

石頭迎之猶作疇日相待一見便覺有異坐席竟下飲

便問人云此為茶為茗覺有異色乃自申明云向問飲

為熱為冷耳嘗行從棺邸下度流涕悲哀王丞相聞之

為熱為冷耳嘗行從棺邸下度流涕悲哀王丞相聞之

察蟹字說又解字注作蟹苗子大蟹亦俱作

魏甄后惠而有色先為袁熙妻甚獲寵曹公之屠鄴也

令疾召甄左右白五官中郎已將去公曰今年破賊正

為奴魏畧曰建安中袁紹為中子熙娶甄會女紹死熙

舍見甄怖以頭伏姑鄴上五官將謂紹妻袁夫人扶甄

室數歲世語曰太祖下鄴文帝先入袁尚府見婦人被

髮垢面垂涕立紹妻劉後文帝問知是熙妻使令攬髮

以袖拭面姿貌絕倫既過劉謂甄曰不復死矣遂納之

有子魏氏春秋曰五官將納熙妻也孔融與太祖書曰

武王伐紂以妲己賜周公太祖以融博學真謂書

傳所記後見融問之對曰以今度古想其然也

荀奉倩與婦至篤冬月婦病熱乃出中庭自取冷還以

身熨之婦亡奉倩後少時亦卒以是獲譏於世梁別傳

以婦人才智不足論自宜以色為主驃騎將軍曹洪女

有色梁於是聘焉容服帷帳甚麗專房燕婉歷年後婦

病亡未殯傅嘏往嘜梁梁不明而神傷嘏問曰婦人才

色並茂為難子之聘也遺才存色非難遇也何哀之甚

梁曰佳入難再得顧逝者不能傾城之異然未可易

遇也痛悼不能已已歲餘亦亡亡時年二十九梁簡貴

不與常人交接所交者一時俊傑至葬夕赴期者裁十

餘人悉同年相知名士也哭之感慟路人梁雖編隘以

燕婉自喪然有識猶追惜其能言奉倩曰婦人德不足稱當以色為主

裴令聞之曰此乃是興到之事非盛德言冀後人未昧

此語何劭論梁曰仲尼稱有德者有言而荀

賈公問充別傳曰充父達晚有子故名曰後妻郭氏酷

妒有男兒名黎民生載周充自外還乳母抱兒在中庭

兒見充喜踊充就乳母手中嗚之郭遙望見謂充愛乳

母即殺之兒悲思啼泣不飲它乳遂死郭後終無子晉

公贊云郭氏即賈后母也為性高朗知后無子甚憂愛

愍懷每勸厲之臨亡誨賈后令盡意於太子言甚切至

趙充華及賈謐母並勿令出入宮中又曰此皆亂汝事

案趙充華趙家武帝充華也賈謐母賈午韓壽妻也

案明字誤三國志荀彧傳注作不突

世說新語卷之六 惑溺

四

紛欣閱

也向今賈后撫愛愍懷豈當縱其妒悍自斃其子然則物我不同或老壯情異乎

孫秀降晉武帝厚存寵之太原郭氏錄曰秀字彥才吳郡吳人為下口督甚有

威恩孫皓憚欲除之遣將軍何定溯江而上辭以捕鹿三千口供厨秀豫知謀遂來歸化世祖喜之以為驃騎

將軍交州牧妻以姨妹蒯氏室家甚篤妻嘗妒乃罵秀為貉

子晉陽秋曰蒯氏襄陽人祖良秀大不平遂不復入蒯

氏太自悔責請救於帝時大赦羣臣咸見既出帝獨留

秀從容謂曰天下曠蕩蒯夫人可得從其例不秀免冠

而謝遂為夫婦如初

韓壽美姿容賈充辟以為掾充每聚會賈女於青瑣中

看見壽說之恒懷存想發於吟詠後婢往壽家具述如

此并言女光麗壽聞之心動遂請婢潛修音問及期往

宿壽躡捷絕人踰牆而入家中莫知晉諸公贊曰壽字德真南陽潁陽人

曾祖暨魏司徒有高行壽敦家風性忠厚豈自是充覺

有若斯之事諸書無聞唯見世說自未可信

女盛自拂拭說暘有異於常後會諸吏聞壽有奇香之

氣是外國所貢一著人則歷月不歇十洲記曰漢武帝時西域月氏國王

遣使獻香四兩大如雀卵黑如桑椹燒之芳氣經三月不散蓋此香也充計武帝唯賜已

及陳騫餘家無此香疑壽與女通而垣牆重密門閣急

峻何由得爾乃託言有盜令人修牆使反曰其餘無異

唯東北角如有人跡而牆高非人所踰充乃取女左右

婢考問即以狀對充秘之以女妻壽郭子謂與韓壽通者乃是陳騫女即

以妻壽未婚而女亡壽因要賈氏故世因傳是充女

王安豐婦常卿安豐安豐曰婦人卿壻於禮為不敬後

勿復爾婦曰親卿愛卿是以卿卿我不卿卿誰當卿卿
遂恒聽之

王丞相有幸妾姓雷頗預政事納貨蔡公謂之雷尙書

語林曰雷有寵生活洽

仇隙第三十六

孫秀既恨石崇不與緣珠于寶晉紀曰石崇有妓人緣珠美而工笛孫秀使人求之

崇別館北印下方登涼觀臨清水使者以告崇出其婢

妾數十人以示之曰任所以擇使者曰本受命者指緣

珠也未識孰是崇勃然曰緣珠吾所愛不可得也使者曰君侯博古知今察遠照邇願加三思崇不然使者已出又反崇竟不許

又憾潘岳昔遇之不以禮後秀為中書令岳

省內見之因喚曰孫令憶疇昔周旋不秀曰中心藏之何日忘之岳於是始知必不免王隱晉書曰岳父文德為琅邪太守孫秀為小

吏給使岳數蹴踞秀而不以人遇之也後收石崇歐陽堅石同日收岳陽

秋曰歐陽建字堅石渤海人有才藻時人為之語曰渤海赫赫歐陽堅石初建為馮翊太守趙王倫為征西將軍孫秀為腹心撓亂關中建每匡正由是有隙王隱晉書曰石崇潘岳與賈謐相友善及謐廢懼終見危與淮南王謀誅倫事泄收崇及親其以上皆斬之初岳母誠岳以止足之道及收與母別曰負阿母崇家河北收者至曰吾不過流徙交廣耳及車載東市始歎曰奴輩利吾家之財收崇人曰知財為害何不蚤散崇不能答

石先送市亦不相知潘後至石謂潘曰安仁卿亦復爾

邪潘曰可謂白首同所歸語林曰潘石同刑東市石謂潘曰天下殺英雄卿復何為

潘曰俊士填溝壑餘波來及人潘金谷集詩云投分寄石友白首同所

歸乃成其讖

劉瓛兄弟少時為王愷所憎嘗召二人宿欲默除之令

作阮阮畢垂加害矣石崇素與瓛珉善聞就愷宿知當

案車載下脫一語字當據晉書在崇傳補

案瓛珉善作與

有變便夜往詣愷問二劉所在愷卒迫不得諱答云在後齋中眠石便徑入自牽出同車而去語曰少年何以

輕就人宿劉琨晉紀曰琨與兄璜俱知名遊權貴之間當世以為豪傑

王大將軍執司馬愨王夜遣世將載王於車而殺之當

時不盡知也晉陽秋曰司馬承字元敬譙王遜子也為中宗相州刺史路過武昌王敦與燕會酒

酣謂丞曰大王篤實佳士非將御之才對曰焉知錡刀

不能一割乎敦將謀逆召丞為軍司馬丞嘆曰吾其死矣地荒民解勢孤援絕赴君難忠也死王事義也死忠

與義又何求焉乃馳檄諸郡丞赴義敦遣從母弟魏又

敦既滅追贈驃騎諡曰愨王雖愨王家亦未之皆悉而

無忌兄弟皆穉無忌別傳曰無忌字公壽丞子也才器兼濟有文武幹襲封譙王衛軍將軍

王胡之與無忌長甚相暱胡之嘗共遊無忌入告母請

為饌母流涕曰王敦昔肆酷汝父假手世將司馬氏譜曰丞娶南

陽趙氏女王廙別傳曰廙字世將祖覽父正廙高朗豪

率王導庾亮遊于石頭會廙至爾日迅風飛颿廙倚船

樓長嘯神氣甚逸導謂亮曰世將為復識事亮曰正足

舒其逸耳性倨傲不合己者面拒之故為物所疾加平

南將軍薨吾所以積年不告汝者王氏門彊汝兄弟尚幼不

欲使此聲著蓋以避禍耳無忌驚號抽刃而出胡之去

已遠

應鎮南作荊州王隱晉書曰應詹字思遠汝南南頓人

才司徒何充嘆曰所謂文質之王脩載譙王子無忌同

士累遷江州刺史鎮南將軍

王丞致禍非大將軍意正是平南所為耳無忌因奪直

兵參軍刀便欲斫脩載走投水舸上人接取得免中興

褚裒為江州無忌於坐拔刀斫者之裒與桓景共免之

御史奏無忌欲專殺害詔以贖論前章既言無忌母告

案丞晉書作承元敬作敬才

案相當作湘

案丞晉書作承元敬作敬才

案相當作湘

案丞晉書作承元敬作敬才

之而此章復云客叙其事且王廙之害司馬承退
通共悉脩齡兄弟豈容不知孫盛之言皆實錄也

王右軍素輕藍田藍田晚節論譽轉重右軍尤不平藍

田於會稽丁艱停山陰治喪右軍代為郡屢言出弔連

日不果後詣門自通主人既哭不前而去以陵辱之於

是彼此嫌隙大構後藍田臨揚州右軍尚在郡初得消

息遣一參軍詣朝廷求分會稽為越州使人受意失旨

大為時賢所笑藍田密令從事數其郡諸不法以先有

隙令自為其宜右軍遂稱疾去郡以憤慨致終中興書

與述志尚不同而兩不相能述為會稽艱居郡境王義

揚州就徵周行郡境而不歷義之臨發一別而去義

初語其友曰王懷祖免喪正可當尚書投老可得為僕

射更望會稽便自邈然述既顯授又檢投會稽郡求其

得失主者疲於課對義之恥慨遂稱疾去郡墓前自誓

不復仕朝廷以其誓苦不復徵也

王東亭與孝伯語後漸異孝伯謂東亭曰卿便不可復

測答曰王陵廷爭陳平從默但問克終云何耳漢書曰

王諸呂問右相王陵以為不可問左丞相陳平平曰可

陵出讓平平曰面折廷爭臣不如君全社稷定劉氏君

不如臣晉安帝紀曰初王恭赴山陵欲斬國寶王珣固

諫之乃止既而恭謂珣曰此日視君一似胡廣珣曰王

陵廷爭陳平從默但問克終如何也

王孝伯死縣其首於大桁司馬太傅命駕出至標所執

視首日卿何故趣欲殺我邪續晉陽秋曰王恭深懼禍

案兒古倪字晉書作倪塘

桓玄將篡桓脩欲因玄在脩母許襲之庾夫人云汝等

東柿也
修
仇隙
分次開

案庚辰為明穆皇后伯父家
之子家見居書考及傳後官至
侍中

近過我餘年我養之不忍見行此事桓氏譜曰桓沖後
娶潁川庾茂女字
姚晉安帝紀曰脩少為立所侮言論常鄙之脩深憾焉
容有圖立之意脩母曰靈寶視我如母汝等何忍骨肉
相圖脩
乃止

甲戌上月十六日清晨校數比日嚴寒始擁爐作字計所校正
不下百十條然尚多謬奪明年當再取太平御覽諸書校之存悉但記

補江周山紀
新刊閣藏葉

宋劉義慶撰世說新語為清言淵藪梁劉孝標注尤
稱該博明王元美參合何氏語林併為新語補張文
柱為之注原文舊注刪削頗多其書盛行而世說原
本傳者寢少曩與家弟筠雲搜訪不得每相歎惋壬
午歲偶得嘉靖中吳郡袁氏所刊原本如獲重珪因
詳加雙校重付梓人以公同好惜筠雲久歸道山不
復同此欣賞為可憾耳
道光戊子七月望後浦江周心如又海識

圖

川圖
卷一

